

帶著文學館去旅行——德國紀行

文·攝影／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陳秋伶 展示教育組

此次德國考察之行，我們以柏林及法蘭克福為據點，以地方館或是國家型的文學館為本次參訪的重要對象，實地造訪了13個博物館及11個歷史場域，也專程拜訪波鴻的魯爾大學「東亞研究系中國語文學部」及「台灣文學研究中心」。此行考察僅是對於德國國際開展交流的開始，降落之後，立定在地土之上，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

飛向德國天空的秋天

2009年秋，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決定繼俄羅斯、捷克、法國及日本之後，向德國拓展。主要原因在於德國是歐洲國家中，僅少數對於台灣研究投注心力的國家，無論是文學或是歷史文化，都與台灣、台文館有所連結。

本次德國之行的挑戰始於出國前準備工作，仍深感不足。所幸拜網路新科技之賜，Google Map和德鐵資訊站（DB）在行程規劃準備上幫了大忙，得以預先進行德國模擬之旅，出國的興奮在每天簡單的德語練習中持續加溫，也醞釀了我們對於一個陌生國度及路程的期待氛圍。相較於過往的國外參訪，此次德國之行因為人數限制及行程緊湊下，算是最有趣、最刺激的一趟旅程；冒險、新奇不在話下，兩個第一次到德國的台灣人，試著要向德國介紹台灣以及台文館。

我們預定參訪德國的文學家故居與文學博物館，除考察與進行經驗交流外，更希望能促進2011年台、德交流計畫之可能。經行前研究後，德國大文豪歌德、席勒，為該國最具代表性並最具有文學資產的作家，在該國的大城市、小鄉鎮中凡文豪所經歷、旅行、居住過的地方，都被盡可能的保留、展示，因此無論是地方館或是國家型的文學館，皆列為本次參訪的重要對象，並於出國前安排

與該館行政人員見面的時間。出發前預訂的議題包含：（一）向該單位介紹台灣唯一國家級的文學館——國立台灣文學館；（二）該館的營運方式，包括與政府及民間文學單位合作、互動的關係；（三）作家文物的保存方式；（四）展示的規劃，有無主題式的展出；（五）討論館互訪的可能；（六）有無國外展覽或接受台灣文學展覽的可能。

有關學術交流部份，則鎖定波鴻魯爾大學，拜訪該校「東亞研究系中國語文學部」及「台灣文學研究中心」，透過在該校教授兼主任韓可龍博士在台灣連結互動的基礎，進行在學術刊物互相投稿、翻譯、出版以及外國學生參訪見習的合作模式等討論。

在出發前許下願望，除了要接收新知識及訊息外，還要向更多人介紹文學館，希望與台文館一起持續航向世界。

在飄雨的城市，奔跑

帶著30份的國立台灣文學館簡介，四箱行李，第一次到德國的台文館與兩名冒險者，於2009年11月，在灰色的柏林泰勒沙機場，降落。

為了不枉此行，從11月8日到18日的旅程，我們總共規劃了以柏林及法蘭克福為據點，以博物館、歷史地點為主的11個大小城市鄉鎮的行程。

行經的城市有柏林、波茨坦、哈姆爾、法蘭克福、美茵茲、海德堡、威瑪、慕尼黑、波鴻、馬爾巴赫、斯圖佳特，其間亦拜訪了魯爾大學、13個博物館與十來多個歷史場域。所探訪的博物館與歷史地景名稱如下：

博物館：

猶太人紀念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席勒之家、歌德之家、古騰堡博物館、歌德文學館、電影博物館、玩具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國現代文學館、德國檔案館、席勒國家文學館、梅賽德斯——奔馳賓士博物館。

歷史地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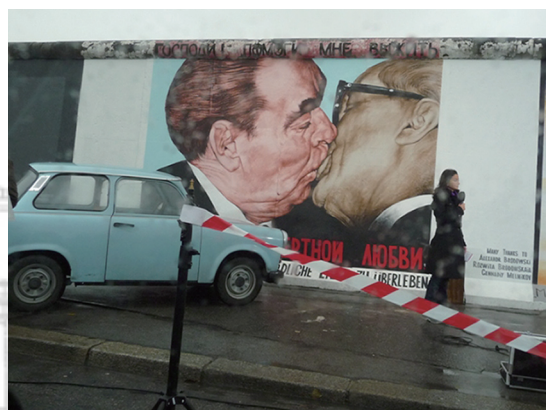
柏林圍牆、骨牌布蘭登堡城牆、波茨坦的荷蘭街、法蘭克福讀帝王大教堂、海德堡的聖靈大教堂、海德堡大學廣場、慕尼黑的聖母大教堂、彼得大教堂、瑪利亞大廣場、波鴻以北的古堡、仿凡爾賽宮的宮殿的德國公務人員訓練所。

滿滿的行程迫使我們每天不得不在早上5、6點起床，而每日交通車程平均4至6小時，我們在德鐵、地鐵、火車、「11路」公車之間交替著，與天色一起和時間賽跑。

手上不斷地翻閱的地圖，是旅途中盡責的導遊，在飄落細雨的德國天空下，帶著台文館，從德東、德西到南部，一路看，一路說，一路與沿路的風景、拜會的機關，交換眼中的美景；手中的溫度以及熱情的回應。



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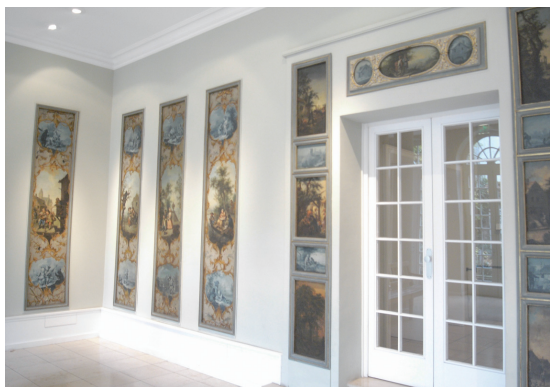
柏林圍牆現已成為裝置藝術。



右起陳秋伶、駐德台北代表處文化組謝立詮組長、林佩蓉。

關於文學家的家，文學的典藏地 ——歌德文學館·歌德之家

法蘭克福是歌德出生的地方，該地也是其父母親最後遷徙之處。該館共分為兩大部份，一為歌德文學館，另一為歌德之家，可說是歌德文學收藏保存最豐富且完整的地方。歌德文學館共有14個展間搭配著作家的生命史，以及重要的文學史，反應當時代古典主義或詩歌體的流行等氛圍，而展間也以歌德生平其所創作的風格，家族等事蹟進行展



通往歌德之家的穿廊。



文物排列的方式，與本館所注重要空間感較為不同。

示，偌大的空間中，隨著風格時期的不同，以多樣的色彩呈現每個空間的特色。

此外，歌德之家充滿著歌德的成長軌跡，在歌德之家都可以一一尋訪，如誕生的房間、2樓的音樂室、撰寫《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房間等等，都保持原本的風貌。就算沒有讀過歌德的作品，這座原貌重現的老屋，也可讓人一窺十八世紀富裕階級的生活樣貌！

台灣研究在德國——波鴻魯爾大學

位於德國波鴻這座工業城市中的魯爾大學，1963年建校，是二次大戰後第一所成立的國立大學，至今是最老的新式學校。1980年代，德國學者馬漢茂（Helmut Martin）開始在自身任教的魯爾大學推動台灣文學的研究，指導多位研究生研究台灣作家作品，完成多篇碩士博士論文。馬漢茂教授1960年代來台灣讀碩士，興趣從中國文學逐漸轉移到台灣文學，並且將台灣文學作家作品翻譯到德國，由此開始，魯爾大學逐漸建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的連結。馬教授1999年過世之後，接下來的馮鐵、韓可龍等人都在不同領域中與台灣連結。此次訪問，韓可龍教授大力協助，他同時也是研究台灣文學及語文研究的專家，對於台文館的到訪以及未來的合作，具有高度的興趣。關於韓教授所負責的「台灣研究中心」，未來與台文館合作的方向與方式簡述如下：魯爾大學的台灣文化研究方向，主要發展方向為羅列年度相關計畫、中書德譯；年度互訪，配合雙方規劃籌辦相關文學座談會與研討會、台灣本土作家的德譯計畫；漢文書寫、母語書寫、書展交流的可能；透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交流，



拜訪魯爾大學東亞研究系中國語言文學部韓可能教授(右2)及柏睿晨教授(右3)。柏教授主攻中國明清文學。



研究大樓內一角，正在抗議學校收學費的宣言布條。約莫自2008年左右，原本不需學費的德國大學，因經濟蕭條等緣故，政府給與學校不少壓力，校方開始擬定收費方式，引起不少學生抗議。

目前據國科會調查資料顯示，佔人文學科學報排名第19，總數獲排名者共90位，19名中屬台灣文學者本學報排名甚前，預訂邀約魯爾大學每一期至少投稿一篇，英文為主，獲刊後能進行中文翻譯者。

德國人這樣做文學展： 一個學習與開界之旅

在參觀德國數個文學博物館及作家故居的展示之後，赫然發現德國人是這樣做展覽的，經過彙整出後的有別於台灣展示的價值概念，對台文館而言，是一種觀念上的顛覆，也是一種學習，幾個觀察如下：

顛覆：展場就是典藏庫房

馬爾巴赫是在德國南部斯圖佳市特近郊的一個小鎮，拜席勒在此出生之賜，德國文學檔案館、德

國現代文學館、席勒國家文學館陸續在此設立，構成一個頗具知名度的文學檔案博物館群。2009年11月17日在接待人員 Katharina J. Schneider小姐的引導之下，我們同時參觀了這三個館所，令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席勒國家文學館的常設展示室本身就是一個典藏庫房。

該館的一樓大廳原先設定為展示空間，挑高的天花板、面山一整排拱型窗戶襯著遠方的白天藍雲，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好環境，後來因為無法克服日照的問題，所以館方放棄了這樣的決定，後來便將展場空間移置在完全沒有對外窗的空間內。展場內陳列了18世紀重量級作家席勒手稿、書籍、塑像、衣物、文具……等紙類及器物類的珍貴文物。這樣的陳設引起我們高度的好奇，詢問Schneider小姐原件文物多久更換一次？結果，我們獲得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答案：「幾乎從來不換

展，因為這裡本身就是一個典藏庫房」，因為這展場環境維持在全天24小時溫度18°C、溼度50%，照度50LUX且完全無日照的條件之下。

反觀台灣的展場與庫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展覽往往因為展場環境條件不夠理想，所以文物需每隔3個月更換一次，也有以複製品或重製品上場，長年不需更換文物；但席勒文學館將常設展經營成一個典藏庫房的環境，文物便可以長期地、安全地放置於此，而這個簡單又創新的思維，顛覆了我們對於「展場」的刻板印象。

思考：展覽說故事

人們從小就喜歡聽故事，一個展覽如果可以捉到這個要領，就可以吸引到不少的觀眾，在2008

年11月10日造訪了猶太人浩劫博物館（Jüdisches Museum Berlin）時，對此要點有更深深領悟。

猶太人浩劫博物館是一座全球矚目的博物館，由建築師丹尼爾·利伯斯金德（Daniel Libeskind）設計，建築體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以超大型雕塑作為展覽的載體。建築師將空間視為展覽的一部分，用建築物本身的造型、空間，來詮釋歷史上猶太人的浩劫故事，讓觀眾在尚未看到展覽前，情緒便承載了沉痛的重量。

展覽特意從一個向下的灰色階梯通道入口開始，將觀眾緩緩地帶入下陷的地下空間，觀眾猶如一步一步走進時空隧道，回到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浩劫現場。為營造肅靜的氛圍，展場沒有花俏的情境造景，只有統一為灰色的天花板與平地，加上



席勒文學館可以將大面積不適合作為展場的大廳，騰挪出來成為觀眾休息的「留白空間」，這是台灣博物館可思考、學習的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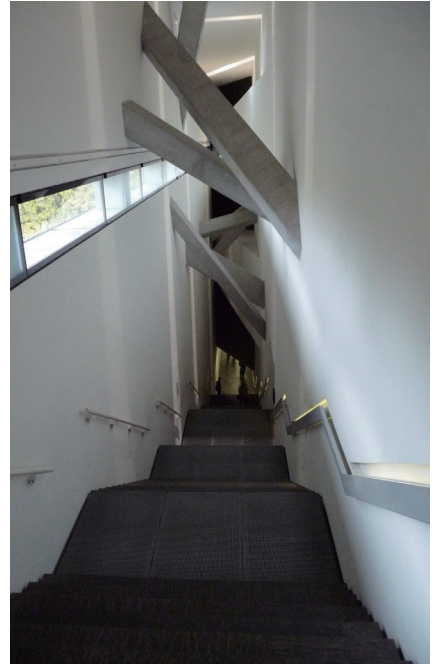


民眾安靜地端詳展版與文物，在席勒文學館典藏庫房型的常設展裡，閱讀不再是件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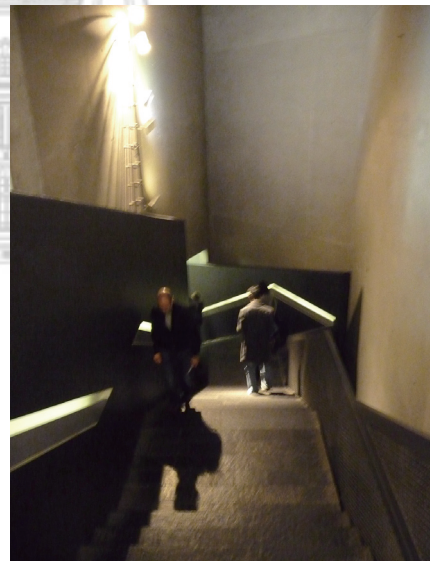


猶太人浩劫博物館建築物表面覆蓋著鍍鋅金屬片，是一種冷調的灰，而窗戶是不規則分布的斜線，彷彿被利刃切割開的一道道傷口。

白色高及天花板的展櫃。展櫃利用不規則的幾何造型切割出櫥窗，在運用非水平的展台來創造出詭譎及不安定的氣氛。展場裡面沒有血腥屠殺的畫面，也沒有對希特勒殘酷暴行的控訴文字，只有一件件當時猶太人的生活用品與信件，無聲地向觀眾娓娓道出當時一個個悲慘故事，一個燭台、一只皮箱、一台裁縫機、一隻猴子娃娃、幾張照片……等刻畫出當時的畫面，也述說著一個個令人心碎的事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叫做“*Our Mother's last Letters*”的主題，簡簡單單的兩封信和一張明信片，是一位猶太母親於1941-1943年間，在被遣送到捷克西北方的德國納粹集中營Theresienstadt途中所寫的信件。



這些插到牆裡的樑好像又再一次控訴屠殺的暴行。如果這就是建築師想要表達的，在這些擠壓的通道中，他的確都已達成目的了。



展場的入口由一個下陷、幽暗的階梯空間開始，帶領觀眾體驗猶太民族進入黑暗詭異的命運未知的空間。

深度：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

台灣部份的展覽只是描述性地將主題展示出來，留給觀眾觀展後咀嚼與思考空間較少，過多情境造景喧賓奪主地淡化展覽的本質，德國的展覽則首重在展覽文本、物件的彰顯，間接地塑造氛圍的去傳遞展覽中心意象，讓觀眾在耳濡目染的情境下，自然啟動對展覽議題的反思與論述。例如，猶太人浩劫博物館的展場便為營造觀眾一個寧靜與沈澱的文物觀賞空間，展櫃黑色的玻璃秀面，僅僅在



展櫃以不對稱的圖形、非水平的台面，營造出不穩定的詭譎與不安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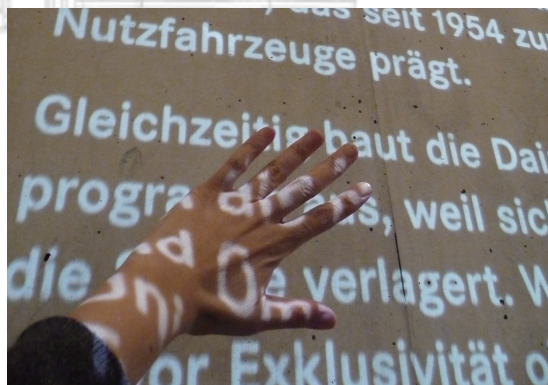
鏗鏘有力的碰撞聲，如同猶太人對希特勒的屠殺，發出悲痛的吶喊。

文物的正前方開出一個橢圓形的玻璃透明窗口，這個窗口寬度僅容得下1至2位觀眾，讓觀眾可以安靜地專心的欣賞文物及閱讀展版文案。

由以色列藝術家馬納舍·卡迪希曼（Menashe Kadishman）創作的永久性的裝置藝術作品「落葉（Shalechet）」，是參館絕對不可錯過的展覽。一個墊高40公分的台地上，堆疊散滿了一個個由厚達三公分的圓餅扁型鋼板，鋼板透由幾何圖形的漏空拼湊出來的臉孔表情，或表情痛苦、或張口吶喊、或皺眉悲愴……，除了數量帶來視覺上的震撼，仔細端詳一個個張嘴臉孔表情，彷彿無聲的吶喊，觀眾踩在作品上面，腳下的滿地「落葉」，叫人何其忍心踐踏這些已太過心碎的面容。

環保：節能展場

環保這個議題不僅是全球性的、同時也是全面性的，連展覽這個領域也吹起了環保風。展場的節能與簡化，避免多餘的裝飾與建材浪費，就是博物館實踐環保概念的最佳體現。以位於馬爾



梅賽德斯——奔馳賓士博物館使用投影替代用完即丟的大圖輸出。



減少情境的造景，以展品文物為主角的展覽，也是一種呼應環保的展示。

巴赫的德國文學檔案館為例，適當的引用對文物無害自然光源，是節能的作法。放置真品文物與展品的空間在一開始設計時即使用無窗的構想，然後利用節能的照明設備，提供對文物無害但又滿足觀眾參觀的最小照度；而一些非文物類的展品，則被安排在具有自然採光的展區中。此外，提供無限可能的投影設備取代了用一次即丟的大圖輸出，在位於梅賽德斯－奔馳賓士博物館大量採用了沒有紙張輸出的展版。

降落之後，就是回歸， 腳步站穩之後，就是持續向前

十天之後，在黎明破曉前告別德國，回到了台灣晴朗的天空下。行李中除了滿滿的博物館

資料外，還有等待消化的滿腦思緒與想法。帶著文學館的旅行，固然不輕鬆，但是只要勇敢向前一步，我們就可以讓他國看見台灣。此行考察僅是對於德國國際開展交流的開始，後續待理及開拓工作接踵而至。然這就是一個過程，我們在過渡中培養態度，培植信念，澆灌理想，最終我們要讓國人看見了台文館在世界的堅定之姿。因為無論是在典藏研究推展及人力上，我們確實可以微笑的說，是的，這是台灣，台灣作家，台灣作品，台灣的國家級文學館。

降落之後，立定在地土之上，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